

DOI: 10.19812/j.cnki.jfsq11-5956/ts.20240530001

#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现状及地市级风险交流体系构建思路探讨

刘国胜<sup>1</sup>, 冯雪英<sup>2</sup>, 宫春波<sup>2\*</sup>, 董峰光<sup>2</sup>, 衣雪丽<sup>3</sup>

(1. 莱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烟台 261499; 2. 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烟台 264003;  
3. 栖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烟台 265399)

**摘要:** 近10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体系建设不断地优化和提升。国家层面,风险交流制度相对完善,交流框架体系初步建成,交流工作有序推进,风险交流处于“稳定向好的发展局面”;地市级层面,风险交流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制度建设有待深入,风险分析框架体系存在短板。本文阐述了国家风险交流制度建设、组织架构建设以及交流工作开展情况的现状,分析了其面临的挑战;深入探讨了地市级风险交流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地市级风险交流体系建设的优化思路,推动食品安全治理“社会共治”理念的落实,助力“食安城市”建设。

**关键词:** 食品安全; 风险交流; 优化

## Explor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d optimization construction system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LIU Guo-Sheng<sup>1</sup>, FENG Xue-Ying<sup>2</sup>, GONG Chun-Bo<sup>2\*</sup>, DONG Feng-Guang<sup>2</sup>, YI Xue-Li<sup>3</sup>

(1. Lai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Yantai 261499, China; 2. Yanta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Yantai 264003, China; 3. Qixia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Yantai 265399,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 the construction of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system has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nd improved in China.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of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system is relatively complete, the risk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system has been initially build, and the risk communication works are carried out in an orderly manner. The risk communication has been in stable and favorable development trend. For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he risk communication is in 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stage,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needs to be optimized, and there are many shortcomings during the framework system of risk analysis. This paper elaborat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system,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isk communication work, and analyzed it's challenges at resent, deeply discussed the primary shortcomings in risk communication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proposed the optimization idea of risk communi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in prefecture-level city, so as to promote the “social governance” implementation in food safety, and expedi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safety cities”.

基金项目: 2024年度烟台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YTSK2024-459)

Fund: Supported by the Yantai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Research Project for 2024 (YTSK2024-459)

\*通信作者: 宫春波, 副主任技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食品卫生检验。E-mail: gongchunbo@126.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GONG Chun-Bo, Associate Senior Technologist, Yantai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o.17, Fu Hou Road, Laishan District, Yantai 264003, China. E-mail: gongchunbo@126.com

**KEY WORDS:**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optimization

## 0 引言

食品安全是最基本民生问题,也是近年来“重拳严治”的重点问题。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合格率呈上升趋势,2017—2021年已连续5年总体合格率在97%以上,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两年来合格率均超99%<sup>[1]</sup>。考虑到食品安全问题是群众关注的焦点<sup>[2]</sup>,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供应是从农田到餐桌,过程相对“漫长”,涉及到很多环节,食品安全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sup>[3]</sup>;且消费者对食品生产企业信心不足,对市场监管工作的期待值不断攀升,而信任度降低<sup>[4]</sup>,导致食品安全话题热度不断,热点问题不断出现,食品安全舆情始终保持高位<sup>[5]</sup>。一旦舆情爆发,风险预判、交流沟通不畅、处置不力,则快速成为国内社会热点问题,有时引起境外媒体高度关注<sup>[6]</sup>。我国独特的饮食结构和文化、产业特点等也给食品安全应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sup>[7]</sup>,食品安全一直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风险交流是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风险决策提供良好的基础,是公众参与风险治理的有效方式<sup>[8]</sup>,能够促进科学共识、降低社会风险、增强社会信心<sup>[9]</sup>,有效实施风险管理和风险管控,能够最大程度保护消费者利益,保障公共安全。尽管我国已经确定了风险交流的法律制度<sup>[10]</sup>,但面对当前变化的食品安全社会治理大环境,风险交流体制机制落后,风险交流体系架构尚未构建<sup>[9]</sup>。尤其是地级市、县市区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认识及架构体系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风险交流多为政府部门单向信息发布,风险交流管理及运行机制建设不足,往往导致食品安全风险问题放大或者以讹传讹,导致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和信任不足,影响了政府公信力。因此,本文针对地市级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现状,探讨其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体系架构构建和优化策略,以期为地级市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体系建设提供思路。

## 1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现状及面临挑战

“风险交流”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环境领域,随后逐渐应用于食品、药品领域<sup>[10-11]</sup>。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指在食品安全分享分析的全过程中,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就危害、风险、风险相关因素和风险认知在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管理人员、消费者、产业界、学术界和其他感兴趣各方中对食品安全的信息和看法所进行的互动式的交流沟通<sup>[12-13]</sup>。其本质就是“公开的、双向的信息和观点的交流沟通”过程,目的在于更好理解和把握风险,为风险管理决策提供更好的依据。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风险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或环

节,与风险管理(政府层面)、风险评估(科学家层面)的有机组合,为风险管理决策者的科学与价值判断提供更好的依据<sup>[14-16]</sup>。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起步早,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完善,在风险分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风险交流工作起步较晚,存在单向信息发布、宣传教育为主以及不顾及各利益相关方的风险感知、认知特点和信息反馈等诸多问题,往往导致新闻媒体、自媒体放大和扩散误导性信息和负面信息,加剧消费者与政府和专家之间的“信任危机”<sup>[12]</sup>。自2015年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以来<sup>[10,12,17-18]</sup>,国家和省级层面上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框架体系构建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国家、省级(部分)层面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建设相对完善,风险分析框架体系运行不断优化,风险交流框架体系构建初步完成,风险交流工作有序推进开展,风险交流处于“稳定向好的发展态势”。

### 1.1 制度建设方面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贯穿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全过程,是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单一孤立的制度,而是一整套相关制度以及公众素质与交流意识的集合<sup>[5,12]</sup>,也是近年来我国立法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2009年颁布实施《食品安全法》,尽管未提及“风险交流”,但筹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计划已经开始,开启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建设及完善优化时期。2014年,《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技术指南》(国卫办食品发〔2014〕12号)发布生效;同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也启动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指南”的编写工作<sup>[19-20]</sup>;在技术层面,全面、详实地介绍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技术要求。

近10年来,国家相关部门、机构不断地推进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体系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技术规范的建设,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建设相对完善,尤其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技术指南》具有系统性强、技术性高、可操作性好的优点,能够有效指导风险交流工作的开展。但总体上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建设,缺失有效实施和落实的具体、细致、规范的设计,导致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开展“有章”却章法“无循”的状态,尤其是市、县级风险交流工作,在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协调下,会商会议、监测信息发布以及科普教育宣传等相对定期开展,但缺乏风险交流各利益相关方参与,交流效果和作用不明显。因此,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设计更加具体、更有操作性、更能指导实践的风险交流规范却是共识<sup>[18]</sup>,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1.2 风险交流组织架构方面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涉及到各利益相关方都是其主体,包括:风险评估者、风险管理者、风险承受者、风险获益者、风险研究者、风险关切者及大众<sup>[21]</sup>,但主体间的风险信息沟通的组织者或主导者地位和分工未有明确法规规定,是当前我国风险交流体系建设迫切研究的重点问题,尤其是省、市、县级层面。根据现有的法律,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卫生行政、农业行政等部门以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活动的组织者和主导者,由其启动风险交流程序<sup>[14]</sup>,非常原则和笼统,可操作性亟待提升。中央层面上,2011年批准成立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交流等技术支持工作;市场监管总局的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司组织开展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风险预警和风险交流;能够有序有效地开展风险交流活动。现有的“短板”在于风险交流组织架构指导性文件不明确,影响到风险交流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体地位未得到彰显,行政上隶属于卫生部门,不是一个能够独立进行风险交流的机构<sup>[22]</sup>,内设的风险交流部,与风险监测部和风险评估部相比,风险交流部的下设机构显得较为单薄<sup>[17]</sup>;政府相关部门的官方网站作为其风险交流的信息平台,风险交流内容往往侧重于抽检监测结果信息通报、科普知识宣传以及会商会议内容公布,交流内容和形式与当今大众需求以及新媒体快速发展不能很好的匹配,未能充分发挥风险交流贯穿风险分析全过程的桥梁作用。

另外,省、市级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分中心)分别设置在省、市级疾控机构,承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的工作;省、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则承担组织开展风险预警和风险交流工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协调和统筹。因此,中央层面的风险交流的架构模式不能复制到省、市、县级的组织架构中,交流组织架构构建是省级(多数)、市、县级层面风险交流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借鉴欧盟、日本在立法层面规定风险交流的组织架构的经验,明确其机构或部门设置、财政预算以及人员等<sup>[10]</sup>;构建政府主导下,政府、食品企业、公众、科研机构 and 媒体 5 位一体化的双向交流框架构建亦有指导意义<sup>[23]</sup>;也可以参考上海市基于食药安委办公室为统筹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多方机构合作发声,涵盖包括食品相关行业企业、公众、媒体、专家等主体在内的风险交流模式<sup>[24]</sup>,探索推进交流组织架构构建,将风险交流落到实处,发挥其作用。

## 1.3 风险交流工作开展情况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作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手段和形式<sup>[22]</sup>,对于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推动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具有重要作用<sup>[17]</sup>,也得到了政府部门及各利益相关方的重视。十年来的不断优化和推进建设,成效显著。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已经成为我国食品安全领域规格最高、涉及面最广的主题宣传活动,推进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氛围<sup>[25]</sup>,促进了风险交流的开展。省级层面也在不断探索和创新风险交流模式,创建适合地域特点的风险交流体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组织建立常态化片区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工作机制,明确了片区划分及运行模式,确定了信息交流、风险会商、科普宣传联动以及联合培训等机制的建立要求<sup>[26]</sup>;皖南 7 地市探索构建跨地市合作的区域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合作机制,提升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和协同应对能力<sup>[27]</sup>;福建在推进沿海区域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协作,创新交流方式方面经验值得借鉴,进一步推进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工作取得实效<sup>[28]</sup>;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跨域风险预警交流协作<sup>[29]</sup>，“中部六省”则聚焦信息数据互通共享、风险预警交流会商等领域深化区域合作<sup>[30]</sup>,对于集中各方资源力量,推动风险预警交流工作优化和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整体格局已初步形成<sup>[8]</sup>,既能有效推进“风险交流”工作的开展,又充分体现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理念和原则的落实。例如,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主办的“食品安全与健康热点科学解读媒体沟通会”,已然成为风险交流的“靓丽”品牌,有效实现了食品安全工作预防为主的原则,夯实、推进了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的开展<sup>[31]</sup>;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China Food Information Center, CFIC)针对行业热点食品话题进行专家解读以及组织的交流活动<sup>[32]</sup>,证明了专业社团组织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学性、专业性、权威性的优势<sup>[33]</sup>。

当前,国家、省级层面基本形成了“多方参与、跨域协作、包容开放、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新格局;却也面临着交流内容重视抽检监测结果,对风险评估结果重视度有待提高;信息发布、科普宣传与风险交流交织混同,科普知识宣传力度大;风险交流主动性尚需提升,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度活跃度相对偏低等多方面挑战。

## 2 地级市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存在主要问题

### 2.1 风险交流组织架构体系建设滞后

市场监督管理、卫生行政、农业行政部门以及风险评估分中心(设置于地市级疾控机构)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活动的组织者和主导者,但缺乏统一的专门主管部门,以风险交流为主要职责组织开展工作。《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规则》以及政府部门职责中,均规定市场监管局内设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机构,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市场监管局内设食品安全协调机构承担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工作,抽检监测机构则承担组织开展风险交

流的职责。然而,风险交流组织架构构建未有明确的规范性文件,在主要职责、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保障等方面指导交流架构的构建。食安办能够统筹协调政府部门,较为顺畅地开展内部交流工作,组织相关利益方参与的外部风险交流则相对不足,尤其预防为主的事前交流,认知度及效果评价的交流调查。

## 2.2 风险交流单向传达,相关利益方参与度不够

风险的各利益相关方皆为风险交流的主体,已经是基本的共识。风险交流行为是多个主体间双向、互动的交流风险信息的过程<sup>[34-35]</sup>,重点在于互动性,观点之间的对话、沟通乃至交锋,达成交流各利益相关方的相互理解和共识<sup>[21]</sup>,强调的是政府、学术界、食品相关行业、媒体和消费者的沟通和互动<sup>[36]</sup>,公众有效识别食品安全风险的前提和基础是完备的交流信息<sup>[37]</sup>。地级市风险交流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征,现场宣传、网络信息发布、公众号、网络问卷调查等形式拓展了交流的广度,但交流内容侧重于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结果、科普宣传、政策法规解读等单向信息的传达,交流的互动沟通不足,更谈不上风险交流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观点“碰撞”,双向互动交流不足,限制了交流深度。并且,政府部门主导和决定交流的内容、方式和时机,导致风险承受者、获益者、研究者、消费者亦或大众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没有全面参与到双向互动沟通达到共识的交流过程中。地级市的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会或商会,多数为政府监管部门及部分学者代表参会,侧面反映了其交流的局限性,也是当前地级市风险交流存在的共性问题。

## 2.3 食品安全数据互通不畅,弱化了交流可信度

按照部门职责分工,农业行政部门负责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风险评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风险预警、风险交流工作。行政部门每年依规开展监测,兼顾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数据,就会获得海量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预警、交流的基础数据。2023年烟台市本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就达到了13003批次<sup>[38]</sup>,上海市监督抽检各类食品样品共162474件<sup>[39]</sup>,2021年上半年我国市场监管部门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808640批次<sup>[40]</sup>。目前,食品安全领域的数据广泛存在不融合的问题,导致交互共享及综合利用困难<sup>[40]</sup>,各监管部门掌握的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相对分散孤立,难以实现共享协同<sup>[41]</sup>,主要是部门间缺少共享机制的约束,也缺少信息共享平台,导致监测数据成为了“孤岛”数据,仅在部门内共享互通,部门间有条件的共享,数据的利用和分析受阻。从风险评估角度讲,数据量多寡会影响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影响风险管理者的决策,降低风险交流的科学依据;从交流内容讲,风险交流结果多是主管部门固定模式的信息发布,其

他各利益相关方被动接受,导致交流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大打折扣。

## 2.4 新媒体时代下,风险交流能力凸显不足

新媒体时代,“全民记者化”进程悄然加速,改变了风险交流过程中信息的获取与传播方式<sup>[42]</sup>;虽能改善交流工作,也能导致风险交流处于一种乱序的状态<sup>[43]</sup>,加剧了消费者对未知的恐惧感<sup>[44]</sup>,特别是新媒体时代,食品安全问题往往被讹传、放大其负面信息,提高了大众对风险的负面认知度,弱化了其对认知的科学性,进而阻滞舆情事件的危机交流顺利开展。例如,“鼠头鸭脖”<sup>[6,45]</sup>和“梅菜扣肉”<sup>[46]</sup>事件的舆情产生和发酵,充分暴露了基层相关部门交流能力建设不足,风险交流技能培训不够,风险交流人才队伍专业技能有待提高。同时表明,地级市“风险交流”多为一种应急单向信息发布的“危机公关”<sup>[12]</sup>,忽视常态化交流机制建设,导致常态化交流缺失亦或流于形式。

## 3 地市级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优化对策及建议

### 3.1 食安办统筹协调下,推进交流组织架构建设

目前,市场监管、卫生行政以及农业行政部门各自承担相应职责,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简称,食安办,设在市场监管局)承担食安委日常工作,组织领导、统筹协调食品安全工作,在风险交流中履行着政府主体责任。以食品安全委员会为主管部门,参照《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技术指南》,根据各地级市实际情况,构建风险交流组织架构,是符合基层实际情况的风险交流组织架构构建优化策略。食安办负责组织管理风险交流工作,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和章程,内设3个机构:风险交流机构,承担风险交流的组织实施;舆情信息机构,负责舆情信息的收集、研判、汇总和共享;预警交流宣传机构,承担风险交流结果的宣传、预警和发布;相关利益方内部设立对应相关机构或专家组,具体管理模式,可以参照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的机制,确保地级市区域性风险交流落到实处。

### 3.2 加强技能和知识培训,组建专业队伍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难度大、专业性强,除了掌握食品安全知识外,还涉及到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专业知识<sup>[47]</sup>,因此“通才”式交流人才队伍建设尤为重要。建议组建食品安全为主,心理、传播、社会学为辅的多领域、多学科的风险交流专业队伍;制定详细的技能和知识培训细则,打破学科界限,定期开展多学科的专业技能培训,打造“一专多能”专业交流人员队伍;重视食品领域(企业、检验机构、认证机构、行业协会)风险交流人员的技能培训,推动企业交流走向大众,提升消费群体的信任度,完成交流的有效实践。强化学科建设,依托科技部门,确定科研

立项,鼓励驻地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各利益相关方参与,推动风险认知研究,建立区域性风险认知数据库,有利于提前预判态势和交流的开展。

### 3.3 推进食品安全数据互通共享,构建风险交流信息平台

依托现有的卫生行政、农业行政、市场监管等 3 部门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构建独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信息平台,其可分为 3 大模块。模块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互通共享模块。主要收集和储存食品风险监测数据(卫生行政)、农产品风险监测数据(农业行政)、食品监督抽检数据(市场监管)、企业和检验检测机构质量检测数据(食品行业),构建数据互通共享的数据库,利于风险评估、风险点筛选、动态跟踪及分析研判;模块二,舆情信息共享平台。食品安全舆情监测与研判为风险交流工作的方向和策略调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sup>[48]</sup>,主要搜索汇集消费者投诉信息、媒体刊载热点问题,分类、研判甄别真伪后评定潜在风险级别,构建舆情信息数据库;模块三,预警交流(发布)模块。科学主导(权威性)、注重技巧(受众认知)、多种形式(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官方应用程序),发布各相关利益方针对风险评估结果、舆情热点以及消费者投诉等的交流信息。模块一、模块二专业人员登录获取,相应机构按照工作机制开展交流工作;模块三面向大众开放,网站为主,其他媒体为辅的开放资源,各相关利益方自由获取。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食品安全预警信息的采集和分析的智能化发展趋势明显<sup>[49]</sup>,是信息平台建设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主要挑战。

### 3.4 完善双向交流机制,提高交流主体参与度

建议参照《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技术指南》,从“认识受众、顺应受众、引导受众”考虑,借鉴“暖式交流”模式<sup>[47]</sup>,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制定地级市交流工作细则,确保在构建的组织架构框架下,政府、食品企业、公众、科研机构和媒体的双向交流畅通。重视各利益相关方观点或诉求表达渠道的构建,加强企业与政府、大众与企业、企业与媒体、大众与媒体的互信度建设,积极推进各利益相关方积极理性地参与到交流中。社区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最基本的单元,也是沟通公众与政府、企业、第三方的桥梁<sup>[34]</sup>,应该积极探索社区居民委员会在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作用,侧重交流内容、形式构建社区交流体系,提升大众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的参与度和参与能力。

### 3.5 推进风险交流效果评价体系的构建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大众,提高整个社会食品安全认知水平<sup>[24,50]</sup>,推进和优化“食安社会”的构建。故风险交流的效果评价也是其工作的一环,有利于完善和提升交流的效果。建议根据风险各交流主体自身不同特征,细分评价对象,量化其评价指标,就风险

交流程序、能力及效果,确定评价体系和评价细则。风险管理(政府层面),侧重于其制度建设,运行机制以及组织能力等方面;食品生产经营者、检验机构、认证机构、社会组织等则注重其内容、参与度等的考评;媒体则考虑其交流时机、受众人数、效果;风险评估者(学术层面)要关注其权威性、科学性;对于大众则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调查研究,获得大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点、误区等,进而优化交流的内容、形式等提升交流效果。

## 4 结束语

地市级层面风险交流制度建设有待深入,风险分析框架体系存在短板,风险交流框架体系构建滞后,多集中于各利益相关方内部的单向信息传达,互动沟通双向交流不畅,“社会共治”理念下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度低,风险交流处在起步、探索的阶段。建议基于政府主导,食品安全委员会主管,食安办统筹协调下,加快交流组织架构建设;组建专业技能强和业务素质高的人才队伍;制定和完善交流运行管理机制,提高各相关利益方的参与度;加强交流评价体系建设,不断优化和提升交流效果;积极调动各相关利益方的交流主体的责任感;构建食品安全交流信息平台,实现数据互通信息共享;落实食品安全治理“社会共治”原则,助力“食安城市”建设。

## 参考文献

- [1] 秦胜南. 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连续 5 年超 97%<sup>[N]</sup>. 新京报, 2022-08-09(004).  
QIN SN. Qualified rate of food safety sampling inspection over 97% for 5 consecutive years <sup>[N]</sup>. The Beijing News, 2022-08-09(004).
- [2] 陈绍民. 建立风险防控体系构筑牢固安全防线——食品药品安全风险会商制度的实践与思考<sup>[J]</sup>. 中国食品药品监管, 2013, (4): 4-5.  
CHEN SM. The establishment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to strengthen security line: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consultation system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risks <sup>[J]</sup>. China Food Drug Admin Magaz, 2013, (4): 4-5.
- [3] 陈彬, 管彬彬.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风险监测现状研究<sup>[J]</sup>.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20, 11(15): 5111-5114.  
CHEN B, GUANG BB. Research on the status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onitoring in China <sup>[J]</sup>. J Food Saf Qual, 2020, 11(15): 5111-5114.
- [4] 李荷丽, 韩世鹤, 罗季阳, 等. 基于网络舆情的食品添加剂消费者认知分析<sup>[J]</sup>.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22, 13(9): 3011-3016.  
LI HL, HAN SH, LUO JY, et al. Consumer cognition analysis of food additives based on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sup>[J]</sup>. J Food Saf Qual, 2022, 13(9): 3011-3016.
- [5] 连荷. 多方共探我国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新路<sup>[N]</sup>. 中国食品报, 2022-6-27(01).  
LIAN H. Study on the new way for food safety risk warning and exchange in China by Multi party cooperation <sup>[N]</sup>. China Food Newspaper, 2022-6-27(01).

- [6] 张远晴. 在热点面前稳妥响亮发出第一声——“鼠头鸭脖”事件的舆论引导体会[J]. 中国记者, 2023, (11): 96-97.  
ZHANG YQ. To report the first authority statement when confront News hotspots—The know from experience of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on the “Duck Neck” [J]. Chin J, 2023, (11): 96-97.
- [7] 姚美伊, 凌云, 邢仕歌, 等.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比较研究[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22, 12(10): 4221-4229.  
YAO MY, LING Y, XING SG, *et al.* Comparative study on response mechanisms to food safety emergencies [J]. J Food Saf Qual, 2022, 12(10): 4221-4229.
- [8] 汪雨龙, 谢敏, 刘亮. 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对策[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20, 14(7): 4861-4866.  
WANG YL, XIE M, LIU L. Realistic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J]. J Food Saf Qual, 2020, 14(7): 4861-4866.
- [9] 罗云波, 陈思. 创新风险交流模式提升食品安全社会治理效能[J]. 行政管理改革, 2020, (10): 21-23.  
LU YB, CHEN S. Study on innovating risk communication models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food safety social governance [J]. Admin Ref, 2020, (10): 21-23.
- [10] 孙颖.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法律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  
SUN Y. SHIPIN ANQUAN FENGXIAN JIAOLIU DE FALÜ ZHIDU YANJIU [M].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16.
- [11] 周莉娜.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效果评估[D]. 郑州: 河南工业大学, 2016.  
ZHOU LN. The effect assessment of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D].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6.
- [12] 孙颖. 风险交流——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新视野[J].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2015, (8): 40-45.  
SUN Y. Risk communication: A new perspective on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J]. Res China Market Regul, 2015, (8): 40-45.
- [13] FAO/WHO. Food safety risk analysis: A guide for national food safety authorities [M]. Rome: Italy. FAO/WHO, 2006.
- [14] 李明扬, 孙娟娟, 仵雁北, 等. 创新技术支持下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行政监管关系研究综述[J]. 中国食品药品监管, 2023, (1): 8-25.  
LI MY, SUN JJ, WU YB, *et al.*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supported by innovative technology [J]. China Food Drug Admin Magaz, 2023, (1): 8-25.
- [15] 魏益民, 魏帅, 郭波莉, 等.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主要观点和方法[J]. 中国食品学报, 2014, 14(12): 1-5.  
WEI YM, WEI S, GUO BL, *et al.* Discussion on main opinion and method of risk communication for food safety [J]. J Chin Inst Food Sci Technol, 2014, 14(12): 1-5.
- [16] ANDREW PB, AMY P, BENJAMIN C, *et al.* Food safety communication guidelines (first edition) [R]. International Food Information Council (IFIC) Foundation, 2015.
- [17] 袁清.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之反思[J]. 争议解决, 2021, 7(1): 27-35.  
YUAN Q. Reflection on China's food safety risk exchange system [J]. Disp Sett, 2021, 7(1): 27-35.
- [18] 姚国艳. 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的完善——兼议《食品安全法》第23条[J]. 东方法学, 2016, (3): 96-105.  
YAO GY. Research on improving China's food safety risk exchange system and discussing on article 23 of the *Food safety law* [J]. Oriental Law, 2016, (3): 96-105.
- [19]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 国家食药总局“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指南”编写启动会顺利举行 [EB/OL]. [2014-11-19]. <https://fzyjs.chinalaw.org.cn/portal/article/index/id/221.html> [2024-06-01].  
China Law Society.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uccessfully launched the drafting of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guidelines” [EB/OL]. [2014-11-19]. <https://fzyjs.chinalaw.org.cn/portal/article/index/id/221.html> [2024-06-01].
- [20] 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指南”项目举行第二次专家研讨会 [EB/OL]. [2016-04-07]. <https://fzyjs.chinalaw.org.cn/portal/article/index/id/239.html> [2024-06-01].  
China Law Society. The second expert seminar on the project of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guidelines” [EB/OL]. [2016-04-07]. <https://fzyjs.chinalaw.org.cn/portal/article/index/id/239.html> [2024-06-01].
- [21] 沈崧. 风险交流的软法构建[J]. 清华法学, 2015, 9(6): 45-61.  
SHEN K. Soft law construction for risk communication [J]. Tsinghua Univ Law J, 2015, 9(6): 45-61.
- [22] 孙颖. 社会共治视角下提高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制度建设[J]. 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2016, (4): 50-54.  
SUN Y. Study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overnance [J]. Res China Market Regul, 2016, (4): 50-54.
- [23] 梁朗.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框架和影响因素研究[J].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 2020, 54(3): 543-550.  
LIANG L. Study on risk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od safety [J]. J Henan Agric Univ, 2020, 54(3): 543-550.
- [24] 王晨诚, 金秋, 范志仪, 等. 上海市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现状分析与对策[J]. 中国标准化, 2022, (5): 85-89.  
WANG CC, JIN Q, FAN ZY, *et al.*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hanghai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J]. China Stand, 2022, (5): 85-89.
- [25] 郭铁. “四个最严”筑防食品安全这十年 [N]. 北京: 新京报, 2022-08-09(002).  
GUO T. “Four Strictests” requirements to prevent food safety in the past decade [N]. The Beijing News, 2022-08-09(002).
- [26] 柴高峰. 新疆建立片区风险预警交流机制 [N]. 北京: 中国市场监管报, 2024-4-3(A4).  
CHAI GF. Established a regional risk w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in Xinjiang [N]. Beijing: China Market Supervision News, 2024-4-3(A4).
- [27] 杨玲玲. 皖南地区建立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工作新模式 [N]. 北京: 中国质量报, 2022-10-20(03).  
YANG LL. A new model of food safety risk warning communication

- established in southern Anhui region [N]. Beijing: China Quality Daily, 2022-10-20(03).
- [28]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 提升食品安全数据质量强化食品安全风险交流[J]. 福建质量技术监督, 2021, (10): 15-16.  
Food Safety Sampling and Monitoring Department of Fujian Market Supervision Administration.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food safety data and strengthen risk communication [J]. Fujian Qual Technol Superv, 2021, (10): 15-16.
- [29]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 强化风险预警交流协作携手保障区域食品安全[J]. 福建质量技术监督, 2020, (12): 10.  
Food Safety Sampling and Monitoring Department of Fujian Market Supervision Administration. Strengthen risk warn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under collaborating to ensure regional food safety [J]. Fujian Qual Technol Superv, 2020, (12): 10.
- [30] 佚名. 中部六省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协作取得新成效[J]. 食品安全导刊, 2021, (36): 9.  
Anonymity. To make new progress about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on food safety risks early warning among central China six provinces [J]. China Food Saf Magaz, 2021, (36): 9.
- [31] 王薇. 用科学之声强化食安风险交流—2023 年食品安全与健康热点科学解读媒体沟通会在京举办[N]. 中国食品报, 2024-01-09(001).  
WANG W. Enhancing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with the voice of science: The 2023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Food Safety and Health Hotspots Media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held in Beijing [N]. China Food Newspaper, 2024-01-09(001).
- [32]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 2023 年工作回顾[Z]. 北京: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 2023.  
China Food Information Center. 2023 Work review [Z]. Beijing: China Food Information Center, 2023.
- [33] 付海龙, 田晓琴, 刘珊珊, 等. 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交流的主体地位及实践[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6, 7(2): 404-409.  
FU HL, TIAN XQ, LIU SS, *et al.* Subject position of agro-product security risk communication and its practice [J]. J Food Saf Qual, 2016, 7(2): 404-409.
- [34] 王静, 王茗阅. 社区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作用研究[J]. 安徽农学通报, 2018, 24(7): 136-138.  
WANG J, WANG MY. Study on the role of community in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J]. Anhui Agric Sci Bull, 2018, 24(7): 136-138.
- [35] 张平, 胡婷, 邹晓娟. 江西省农村居民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行为相关因素分析[J]. 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2020, (75): 41-43.  
ZHANG P, HU T, ZOU XJ.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to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among rural residents in Jiangxi province [J]. Market Weekly (Theoret Res), 2020, (75): 41-43.
- [36] 丁宁, 郝明虹, 陈慧, 等. 从“海底捞”事件谈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J]. 食品工业科技, 2018, 39(6): 350-352.  
DING N, HAO MH, CHEN H, *et al.* Talking about the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Haidilao” event [J]. Sci Technol Food Ind, 2018, 39(6): 350-352.
- [37] 侯博, 刘强.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意愿: 影响机制与提升策略[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4, 29(2): 205-215.  
HOU B, LIU Q. Public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in food safety risk governance: Influencing mechanism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J]. J China Agric Univ, 2024, 29(2): 205-215.
- [38] 烟台市市场监管局. 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第四季度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EB/OL]. [2024-01-04]. [https://www.yantai.gov.cn/art/2024/1/4/art\\_61378\\_3170161.html](https://www.yantai.gov.cn/art/2024/1/4/art_61378_3170161.html) [2024-06-01].  
Yantai Market Supervision Administration.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key work in the government Work for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23 [EB/OL]. [2024-01-04]. [https://www.yantai.gov.cn/art/2024/1/4/art\\_61378\\_3170161.html](https://www.yantai.gov.cn/art/2024/1/4/art_61378_3170161.html) [2024-06-01].
- [39] 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上海市食品安全状况报告[R]. 上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General Office of Shanghai Food and Drug Safety Commission, Shanghai Municipal Drug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food safety status report [R]. Shanghai: Shanghai Municipal Drug Administration, 2024.
- [40] 韩智, 王会霞, 龚蕾, 等. 大数据技术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应用及挑战[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22, 13(3): 956-962.  
HAN Z, WANG HX, GONG L, *et al.* Application and challenges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J]. J Food Saf Qual, 2022, 13(3): 956-962.
- [41] 鹏程, 宿晨, 王亚男, 等.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的食品安全风险基础信息采集标准化体系研究[J].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23, 35(7): 1129-1132.  
PENG C, SU C, WANG YN, *et al.* Standardization of basic food safety risk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y China strategy [J]. Chin J Food Hyg, 2023, 35(7): 1129-1132.
- [42] 李佳明, 董超凡. 新媒体环境中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策略[J]. 现代盐化工, 2020, 47(4): 171-173.  
LI JM, DONG CF. study on food safety risk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new media age [J]. Mod Salt Chem Ind, 2020, 47(4): 171-173.
- [43] 彭坤, 陈成鑫. 新形势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阶段划分及其机制探讨[J].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20, 33(6): 131-140.  
PENG K, CHEN CX. Discussion on the division and mechanism in the stage of the food security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J]. J Hubei Univ Police, 2020, 33(6): 131-140.
- [44] 张蓓, 张雅竹, 朱吉婵. 食品安全风险伤害与风险交流对消费者风险感知的综合影响—以跨境电商为例[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4, (1): 71-79.  
ZHANG B, ZHANGYZ, ZHU JC. The comprehensive impact of food safety risk harm and risk communication on consumer risk: A case study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J]. J Guizhou Univ Finan Econ, 2024, (1): 71-79.
- [45] 王国勤, 余欣航. 基于网络冲突事件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以“鼠头鸭脖”事件为例[J]. 社会治理与传播研究, 2023, (1): 51-65, 246.  
WANG GQ, YU X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network conflict incidents: Take the “duck neck” incident as an example [J]. Res Soc Govern Commun, 2023, (1): 51-65, 246.
- [46] 龙之朱. 梅菜扣肉竟是糟头肉 别让预制菜成了“糟心菜”[EB/OL].

- [2024-03-16]. [https://news.cnr.cn/comment/cnrp/20240316/t20240316\\_526629190.shtml](https://news.cnr.cn/comment/cnrp/20240316/t20240316_526629190.shtml) [2024-06-01].
- LONG ZZ. Pork with salted vegetable surprisingly made of lymphatic meat and refused to make the ready-to-cook cuisine be defective dish [EB/OL]. [2024-03-16]. [https://news.cnr.cn/comment/cnrp/20240316/t20240316\\_526629190.shtml](https://news.cnr.cn/comment/cnrp/20240316/t20240316_526629190.shtml) [2024-06-01].
- [47] 陈思, 罗云波, 李宁, 等. 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新痛点及治理策略[J]. 行政管理改革, 2019, (1): 68-72.
- CHEN S, LUO YB, LI N, *et al.* New problems of China's food safety system and governing strategies [J]. Admin Ref, 2019, (1): 68-72.
- [48] 湛茹, 鲍蕾, 续斐. 信息化时代食品安全预警体系的结构与构建技术研究进展[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23, 14(24): 35-43.
- SHEN R, BAO L, XU F.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structure and building technology of the food safety early warning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era [J]. J Food Saf Qual, 2023, 14(24): 35-43.
- [49] 白瑶, 郭丽霞, 钟凯, 等. 我国 2015 年食品安全舆情监测与研判分析[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7, 8(5): 1888-1893.
- BAI Y, GUO LX, ZHONG K, *et al.* Monitor and analysis of food safety public opinion of China in 2015 [J]. J Food Saf Qual, 2017, 8(5): 1888-1893.
- [50] 蔡文杰, 刘筠筠. 消费者知情权视阈下我国食品添加剂风险交流机制的完善[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2014, 5(1): 167-172.
- CAI WJ, LIU JJ.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isk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in food additiv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J]. J Food Saf Qual, 2014, 5(1): 167-172.

(责任编辑: 韩晓红 蔡世佳)

## 作者简介

刘国胜, 主任技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食品卫生检验。  
E-mail: ytlgsh@163.com

宫春波, 副主任技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食品卫生检验。  
E-mail: gongchunbo@126.com